



孙甘露

今日无事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今日无事

孙甘露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日无事 / 孙甘露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 - 7 - 5458 - 0099 - 9

I. 今… II. 孙…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3465 号

今日无事

孙甘露 / 著

责任编辑 / 陈 琪

技术编辑 / 丁 多 装帧设计 / 张志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 ewen. cc www. shsd. com. 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6.75 字数 91,000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0099 - 9 / 1 · 38

定价: 2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你所在的地方正是你所不在的地方

——孙甘露与上海

(代序)

刘 苇

—

孙甘露与上海这一座城市的关系，表面上是显而易见的。据我所知，从他出生起至今，一直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中，从没有挪向他处——我指的是长期居住地；在城市内迁移或短暂的出门旅行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这表面关系背后，他与这座城市的精神关联，那种心理投射，包括他对这座城市的书写和书写方式，则要显得复杂得多。

回溯他的创作：小说《信使之函》、《访问梦境》、《呼吸》

和一些中、短篇，大量随笔，以及由前两样文体混合而成的、时有添加的《上海流水》中，他对上海的心态在不断的变化中透露出耐人寻味的意蕴。约而言之，他对这座城市，由先前的虚构热情转至记忆的追溯，再降至零碎的实景描述，上海，在他书写中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辨，但与之相反，他对上海的态度却越来越疏离。此一悖反现象，说明了想象热情的衰减和一种拒斥情绪的产生，先前小说中服务于想象的抒情诗般的意指，转而变成伤感的叙事，继而臣之为一种观察，一种评点式的陈述，诗意的想象变成了游离于外的冥想。而冥想，正是对原有事物的一种僭越或游离在外的愿望的流露。

也许，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怀有远离上海去他处居住和生活的愿望。或是出于迁徙上的困难，或是出于某种牵绊（诸如遵循“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使得他一时无法挪身，久而久之，也就渐渐缓释了这一念头，但由此却对上海，渐生出一种倦怠的感觉。

这一揣度当然出自我个人的臆测，却非全然属于无据的臆想。因为从孙甘露自己常常喜欢引用的、经过借用爱灵顿之语后转喻而成的“上海是我存放信件的地方”的话

中，泄露了他内心的某些隐秘。

孙甘露的这句话，含有他一贯机敏与含蓄的表达方式，但却隐喻般地揭示出了典型的“上海心态”。上海可能成为你的出生地，你的永久的居住地，但不会成为你的故乡。上海没有那种年代悠久的标志性特征物，没有能引你自豪的与我们文明古国紧密相连的历史徽记——那个豫园，像是外借而来的景观，与上海气质不符，它与内地不同，内地一些地方矗立的古老文明的象征性标记，完全与当地的风土融为一体。上海，这个特殊之地，在它的地表底下没有泥土，只有钢筋混凝土。你的根不能扎向那里。作为大都市，上海兴起于殖民时代，它的雏形定型于那时后，距今只有区区百年。因此它不是世世辈辈的根据地，所有在此生活的人，都是移民者及他们的后代。

无可否认，今天的上海正在发生迅疾的变化。但也正是这种高速的变化，让你益加产生无根的飘泊之感。别说寻找年代久远的地标，即便是你的日常生活之所，可能明天就发生了变化；或者你童年时期曾经玩耍的街道，早已面目全非，无可辨认。“此地是他乡”——孙甘露曾援引

郑单衣的诗句作为他一篇小说和一部电视片之名不是没有缘由的。他自己也曾在文章中诠释过这种感受：

上海是一个城市，而不是什么人的故乡。或者按我引用过的话：“它只是一个存放信件的地方。”人们到来和离去，或者在上海的街头茫然四顾，你不能想象人们在死后把自己安置在一个信箱里。这里面当然有近一个世纪的世事变迁所造成的影响，但这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命运，如果我们无法聚拢在先人的墓畔，那么我们只能四处飘零。（《隐去名字的酒吧》）

无根状态和飘零意识，在这快速的时代，于人的心中尤其凸显。人们面对迅疾的变化茫然无措，有一种你站在原地，周围一切依然在旋转的晕眩感。即便你足不出户，你仍然会产生无边的飘泊意识，因为快速变化带来的时间飞速感，是如此鲜明地于你身旁飞驰而过。这一特殊的心态，已经深深地与现代上海特性融合在一起。上海没有内地的华夏种性的意识，上海像时时处在一种躁动的怀孕期，随时可能产下世界性的混血儿。如果站在上海朝内地回望，

这一种飘零意识，会越加鲜明地凸显而出，它漂浮在这座现代城市的上空，并且无可否认，它与海洋季风所带来的世界性意识混杂在一起。无怪乎，孙甘露会在《上海流水》中特别关注起昆德拉、奈保尔、库切、拉什迪的作品，因为他们作品中共同涉及的一个主题，即为离散、飘泊和流亡。对于身处上海之地的孙甘露来说，虽然他无从离散与流亡，但内心深处的无处着落感与无所依柄的飘零意识，与流亡、离散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能全然地感同身受。

二

观察孙甘露的作品，他的小说与随笔，以及《上海流水》，在写作策略上，他对人物出没的地点、场景，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在他早期的小说里，你是无法指出他作品中的人物游荡在何处。许多地点是以虚构的面目被呈现，仿佛为了要掩盖人物的真实性似的。主人公穿梭在橙子林、耳语城，那些地点与场所，无论是否出自梦境的启迪，或出自现实的变体，你都无须费力去确认它们在现实中存在与否。当他在作品中以确有其事的口吻描述那些

虚拟化的场景时，如同一出现代版的神话剧目，其意图正是要突出它的隐喻性，使之含混多义，扩大能指效应。一如他在《访问梦境》中喻示的那样：“如果诗神飞临这一地区，那么有一种世俗生活将和神话结为一体。”这一叙事策略是与小说文本的开放性结构相对应的，仿佛他故意抹去上海背景，为了激起人们更多的猜测与联想。“他拼命排除日常经验，带着愉快的心情享受暗示，享受晦涩，享受迷惘的境遇。”（《岛屿》）

但是，无论在《访问梦境》或《信使之函》中，他高度抽象化地将上海传达给人的最直接、最隐秘、最本质的“人在途中旅行”的感受给勾画了出来。“信使”与“访问者”，均含有在途中和到达另一个去处的涵义。信使穿梭在何处，访问者访问的是梦境还是某一个虚幻之城，于我们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已经出发，始终在途中。孙甘露正是为了突出这一意象，他将信使的穿梭之地虚化，将访问者的目的地指陈为梦境——一个永远没有归属的地方。在这些作品中，他特意将上海的实地实景隐去，而是要鲜明凸显出这座城市的气质，生活在此地的人所具有的特定的上海心态。所以，在那个无数的“信是……”的陈述句中，它们

在孙甘露笔下不断扩张和漂移的定义，如乐曲般诗意飞翔的背后，那个隐秘的主导动机，即为飘零意识。

那时，孙甘露还兴致盎然地对上海进行抽象式的描绘，抹去它们真实的面貌，为了更突出地标显出它们的精神指向，如同抽象绘画一时兴起于上海一样，潜在的原因可能是出于人们潜意识中的无处着落的意识。孙甘露和一些画家，出于对艺术孜孜以求的热情，共同促成了他们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内寻找到相类似的更能反映上海给予人们精神感受的一种表达方式——抽象化。那时被人们指认为孙甘露小说的先锋性，其内在动力并非仅仅只是为了形式创新，而是出于他对内心图景的表达需求，一种结合着特定内容需求的惟一形式配备的考虑，为了作品的现代内容与现代形式相得益彰。

到了《呼吸》，小说形式发生了转折。《信使之函》、《访问梦境》中那种富有精神上的超验性表达，变成了主体清晰的陈述，但它也恰巧对应着小说主人公罗克的那份清醒的迷惘、异乡感和离散结局。而《忆秦娥》朦胧恍惚的格调，则处在这两者中间，那个上海，尽管在时间上被作者向前推移了整整一个时代，但文本中的外滩，似乎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直至二十世纪下半叶，我们依然能够在这样的描述中，感知到那份熟悉的气息：

我总是这样设想，那几经改建的江堤，已经悄悄修改了城市的外观。那一片被称作外滩的地方，紧挨着浑浊的江水，涛声，满是锈迹的轮渡。（《忆秦娥》）

而在《呼吸》中出现的主人公罗克所游荡其间的南方城市，潮湿而喧闹，孙甘露在文本中没有明确指出那个南方之城是上海，但出现的种种征兆——江面上轮船的汽笛声、广场，以及广场边上的图书馆（现在改为美术馆）等等，显得清晰可辨。

在这一条逐渐变得清晰的叙事轨迹中，上海，在孙甘露笔下开始呈现出它的一些可据辨认的特征风貌。而由此，先前隐伏在他内心深处的一种疏离感也越加清晰地流露出来。他逐渐对虚饰上海，在意念中加以诗意的想象，产生了厌弃感。从《信使之函》充满能指式的符号狂欢，在《忆秦娥》中变成了时间上的疏远者，对“苏”的追忆式的描绘是伤感的，上海则成为那部分哀婉记忆的容器；到了《呼

吸》那里，这个容器承载的不再是感伤，而是一种近乎于虚妄的无所归依的迷茫：

小说以罗克对时间和慰藉的寻求开始，以对困惑的体会这一永恒而明确的结局告终。变化主要来自人物的内心也归结于内心，这是罗克的依据也是整部小说的依据。所有叙述方面的追求也都服从于这一要求，修辞、节奏、隐喻、句子的长度及变化对庸俗惯例的调侃性模仿穿插其中，语言服务于结构，而不是服务于意义。同为小说的另一个主题就是通过对言辞的强化而证明其虚妄。没有家园，没有语言，没有寄宿之地。一切仅是一次脉搏、一次呼吸。而它巨大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这是《呼吸》初版时孙甘露自己撰写的内容提要中的一段话。其中：“困惑……的结局”、“归结于内心”、“虚妄”、“没有家园”，成为这份自我评注的主调。

小说家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呈现的不仅仅是一份纯粹幻想的产品，哪怕其中渗入再多的虚构成分、思想或经验

的诉求、表达欲望。作品更多的是作家心中不由自主的焦虑、迷思、困惑、想象等精神活动产物，是内心旅程中意识与潜意识纷乱交织的航迹反映，是对存在深切体验的一种形象表述，是完整的内部世界通过艺术屏幕的一种投射。优秀的作家在此中还渗入了世界性人文精华的元素，从而不知不觉地也使自己作品成为该精华谱系中的一部分。因此针对那些作品，你能够深入探寻到作家深邃而又本真的心灵，它们像回声一样在你的击拍之下会发出悠长的回应。无疑，孙甘露作品也是一个可资探寻的秘密隧道，其中那个出没在不同场合的游荡的幽灵，对我存在着深入解读的诱惑，他们幽深而曲折地映现出孙甘露隐秘的心路历程。只是它越出了本文的题旨，只能留待以后有机会时再作一番详解。

简要地说，《访问梦境》中的访问者，《信使之函》中的信使，《忆秦娥》中的“我”，《呼吸》中的罗克，在那个或隐或显的上海之地悠游时，他们的心态是依次降温的，与此同时作为描述者的孙甘露在文本呈现上，由含混的能指逐渐滑向了明晰的所指。这一种分离运行的方式，表明他从原先关注的多义层面，降之为外部特征的陈述。书写

与冥想，在孙甘露的早期生活中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一开始他对这座城市采用了虚拟化的抽象表达方式，是要让丰富的涵指取代局部的细节，任由内心自由飞离具象画面而直指精神深处。无疑这种基于巨大创造力的想象是要付出绝对热情的。当作家不再那么认同所描述的对象时，自然也就不必为此耗费巨大的能量与精力了。“因为时间的拨弄，我的杜撰的热情也消失了。我想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时间玩偶》）

三

孙甘露的随笔与他的小说不同，似乎无须经过深入解读就能了然。当然，这是随笔样式所带来的便利。然而，在他的随笔中，他所呈现出来的内心图景是如此丰富多变，它们似乎混合着一种随意之下所精心修饰的含义，语义从来不是确凿无疑的，而是在歧义与含混间游离，明晰的词汇被添入了晦涩的寓意，它们随语境变化而变化，并力图在简明叙述中使之含有多义。这是孙甘露惯于使用的写作策略。他还喜欢在一种文体中加入其他文体元素，诸如在

随笔中加入小说、评论或诗歌的笔法，或者相反，使之尽可能地饱满、隽永和意味深长。这是我喜欢他作品的理由之一。对此，我需要加以小心辨析。

在他的许多随笔中，曾多次涉及上海这一主题（我将会谨慎地适当地援引）。但他每一次触及上海时总有点欲言又止，似乎他更愿意在一种比喻的层面上谈及它，当言及他个人的历史或者上海的历史时，即被注入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姿态，表明他对此怀有相当复杂的心态。

就我而言，上海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有四十年是隐含着肉体错觉的，其余的六十年，则是一个镜像式的幻想体。因为我所无法摆脱的个体的历史，使上海在我的个人索引中，首先是一个建筑的殖民地，是一个由家属统治的兵营，一个有着宽阔江面的港口，一个处在郊区的工人区，若干条阴雨天中的街道，一个无数方言的汇聚地，一个对日常生活充满了细微触觉的人体，一个把纳博科夫所谓“遵循优雅通奸的伟大传统”和毛泽东式的农民解放溶为一体的地方，一个能指。

十分奇怪，对于我的出生地的幻想，仿佛有一个时间上的锈斑似的顶点，虽然我在迷宫般的旧城中见过几百年前的城墙遗迹，但我的充满幻想的视线始终在二十世纪的短暂百年内转悠，再往前，那是一个古代化的现代，一个在英语中尚未将 to Shanghai 这个动词视作以强迫和欺诈手段雇佣水手的同义词的时代，肮脏、糜烂和混乱就要同殖民者一同到来。此前，那个遥远的乡村中国的上海就像绢上的墨迹，意味深长而又无以名状。呃！这个在我今后的生活中还要不断修改的想象，却出乎意料地像是一个所指。我们置身其中的生活因为感官的作用时常令我们迷惑，而一个遥远的过去却稳定地散发着仿佛是传统的光芒。（《时间玩偶》）

在这份简短的关于上海历史的回顾中，他敏感地先将殖民地、外来者、方言的汇聚地，置于文本的突出地位，为得是要突出上海的无根特征，以及它所带给人的置身于其中的时时流动的感受。此中，他植入了个人经验中的对上海的印象，它们是纷杂的，令人惴惴不安的，如同那条

弥漫而来的浑浊的江水。接下来，他在谈到外滩时，用了
一个奇特的比喻：

外滩，上海的标志、心脏和边缘，那个被不厌其烦地四处展示的建筑群，曾经有两年时间，我在厕身其间的一所学校里念书，这使我有机会从它的背面观察它，从它缝隙般的街道眺望荒凉的浦东，黄浦江上漂浮着的铁腥味，着火的巨轮以及来访的各国海军的舰只。当我叙述这一切时，年代的顺序已经被打乱，因为我想着意呈现的是一幅由记忆连缀的图景，一些由语言的音节带来的触觉，由此与长久以来弥漫在我心间的莫名的沉默相呼应。

这是一个令我有一丝诧异的地方，它是这座城市的形象和象征，但又是如此地外在于它，仿佛悬挂在体外的心脏，在某处支配着这个城市的生活、经验和想象，即使我每日行走于其间，在某些时刻，与某些人、某些事在此相遇，依然只是没有奇遇的旅行，依然只是观光客的浮光掠影般的遐想，即便是本地人，它也给你一种过客的感觉，它只是明信片上的风景，或